

马上逢四

拴马桩的雕刻艺术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四上遒登

拴马桩的雕刻艺术

柯文辉 赏析 王勇超 释图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上逍遥: 拴马桩的雕刻艺术 / 柯文辉赏析; 王勇超
释图.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725-464-5

I. 石… II. ①柯…②王… III. 石雕—鉴赏—中国
IV. J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502 号

封面题字 卢辅圣
责任编辑 孙稼阜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封面设计 王 峥
责任校对 郭晓霞

石上逍遥: 拴马桩的雕刻艺术

柯文辉 赏析 王勇超 释图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90 × 1240 1/18

印张: 14

印数: 0,001—3,500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25-464-5

定价: 78.00 元

前 言

拴马桩雕刻艺术是明清时期中国雕刻艺术之一杰出代表。但长期以来，因其“民间性”，而未被广泛关注。在提倡挖掘、整理、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今天，给予这一深具东方特色的雕刻艺术以应有之重视，是必要的。同时将这一艺术推而广之，使其发挥应有之价值，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书所选拴马桩是从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八千余件藏品中精选，图片的摄影整理工作由刘德望、瑚燕、王长启等完成。

希望本书的出版既能为雕塑艺术工作者提供相关资料，也能增进广大读者对这一独具特色的艺术品的了解。

目 录

何满子先生题咏拴马桩诗 (1)

雕塑浅谈 (2-12)

中国雕塑特色 (2-8)

拴马桩石刻 (8-12)

拴马桩雕刻艺术赏析 (13-231)

附录一 霍去病墓石刻艺术赏析 (232-244)

附录二 人之寿夭在元气 国之长短在风俗 (245)

尋常繫馬樁，巧匠作文章。
風格難辨唐或漢，面貌却兼胡
與羌。鏤刻近粗獷，神采倍軒
昂。人獸相依富情致，鑿迹刀
痕盡斂藏。洵稱民間佳
工藝，歷史文物堪傳揚。

古雜言詩一首咏閩中繫
馬樁石刻藝術

丁亥何滿子作并書



何滿子先生咏拴马桩诗

寻常系马桩，巧匠作文章。风格难辨唐或汉，面貌却兼胡与羌。镌刻近粗犷，神采倍轩昂。人兽相依富情致，凿迹刀痕尽敛藏。洵称民间佳工艺，历史文物堪传扬。

雕塑浅谈

拙文缺乏见识与华采，权当是写给当代热爱中国文化群体的一封长信。这些滚烫的话汇积心头四十多年，在稿纸来不及放正的时刻，便像投入激流的不系舟一样，任性情所之。毁誉两忘，一吐为快。我对民间艺术只有虔诚，并无研究，无力阐透一得之愚，惶悚不安。在全球化过程中，欧美文化对我们的潜移默化，国人自发地为西方生活促销，形势严峻。我渴望同时代人的回应，渴盼历史骑着时光的骏马奔腾万里。你们为减少传统文化不应有的流失，为平视世界与西方一切流派平等对话付出的辛勤劳动，为先哲创造真善美的宏博天才而咀嚼出一份炎黄后代的骄傲。

中国雕塑特色

整体而言：中国雕塑不神秘。一些宗教性雕塑富于神秘感，不意味着永远读不懂。看雕塑也存在一个漫长的提高过程。悲观的不可知论，甘当思想懒汉无所作为，不是先民们的过失。

认识任何艺术品，都要调集全部学识经历，以创造性思维为酵母、入作品深层内核反复剖析对比，方能发现其与前人不同之处，得到启迪。

首先，中国雕塑从四面八方都能用一根流动的情绪化的线条画下来。西方雕塑以块面结构为主，米开朗琪罗、罗丹的线虽很抒情，但主要用于表现轮廓；我国几千年习书法的积淀，对姐妹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线性慧眼，诗性煮梦锅下圣火不熄，无数艺人前仆后继的求索，才积攒成套艺术方言，独立于西方大师话语之外，磨杵成针！

线的灵性飞扬，内藏情绪密码，筛尽伪饰和杂音，与极其复杂的人性水乳交融倾泻而出，直指人心。鉴赏家若能以赤子之诚接纳，作品与知音生日相隔二千年或更久，便不是障碍，默契是先决条件。线越质拙，内涵越丰富。人为的工艺制作成分一渗入，舍真求美，用孟子的比喻叫“缘木求鱼”（上树去找鱼）！艺贵自然，今天，文艺作品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求态失态；忘了道法自然律。自然，不光指我们身外客观存在的一切物象，想活下去就片刻不可与之脱离的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万事万物非经设计，不受外扰前提下，袒露本我而应有的状态。坦诚暴露种种弱点，比伪善强百倍。世无完人，弱点是人性不完美的产物。人集神鬼于一体，其醒悟过程即是逃脱当自身缺陷奴隶，削减贪婪获得生命真正怡悦的经历。找不正当功利，已辜负生的本旨，是供假丑恶势力诱惑支配的软肋；与自身不足奋斗一生方成猛士。求，乃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枉拉架式，刀痕斧迹无从掩饰；或盲目过于自信，认为他人取巧会被识破，自己去做万无一失。凡视他人弱智者，自身皆聪

明过头；或艳羨其他作者抄近路一鸣惊人（实乃炒作“成果”，泡沫而已！），基本功差，急于求成反而露馅，遭受挫折，只憎揭发者，缺乏自省能力，不肯从零开始抛旧建新，遇反对意见一蹶不振。

线，流转妍丽，阳刚阴柔二美交织，显示造化心源，运动不息，一团和气，和而不同，小我大我统一又不混淆，失去个体特征讲和气便沦于一潭死水。个性把气团激活。生命力焕发，常看常新。虽无声音，却无律不备，抑扬多韵，流涩相生，虚实照映，联想无极，给人们以创造的大欢欣。无厚薄、大小、深浅、浮沉、畅涩、燥润、行止，把局限压缩到最少，愈含蓄愈明朗，味外有味，释放出的冲击波沁入鉴赏者思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从无表现力，即初级的无态，如书法的平正，到多姿多态（书法上的险绝），再到复归于妙兼众美的无态（螺旋形上升后的平正），这座三层楼很高。可以自豪的是东方艺术家升华到熟后回生，拙如铁后的其嫩如金，将艺术生命如道家分一生为二世度过（童——老——还童。如老子所说：“能婴儿乎？”）的高人比西方要多。把握写意玄机，就知此言不虚。也可以解释上世纪一批西画家虽兼施水墨，但放弃油彩刷式画笔后，终生也进不了文人画之林的内因。同此尺度也能弄清为什么郎世宁不是文人画家，只有人佩服其作品形似，无大家赞美其画的气韵飞流。

中国雕塑大师最成功的作品，都包罗了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正如荆浩所言“气质俱盛”，“传其神必写其心”（陈郁语），“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欧阳炯语）。

当代名画家王肇民教授说：“形就是一切。”未免极端，恐怕毕加索、达利、米罗等西人也未必能接受。形很重要，但非一切。

形是渡船，神是彼岸。

形是体躯，神是思想感情。无形之神，怎能独存？

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里指儿童知识面狭窄，并非苏长公不知道儿童的单纯、天真、较少知识障碍，有时比成年人高明。他还说“赋诗必此（形似）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是深化上面两句。逼真地照抄生活现象，创造不成艺术品。诗画具形为载体，载体不是目的。扔掉梯子上不了楼，光有梯子无楼可上，也将事与愿违。投梯入河，离楼更远。天然，人工合一即妙造自然，清气氤氲，风神旷代。“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良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能寄无边春。”仍重视形似，旨在借形写神。舍疏宕冲淡，而求精匀，沦为匠艺。萧散静谧已臻逸品。寄托遥深，凿尽意不尽，余音袅袅，回味无穷。造化心源交响，即兴发挥，灵气横衍，厚积之余，可以偶遇，求之弥远。时至今日，见画便问“这像什么”的人很多。同这些观众说不透齐白石为什么强调太似媚世，不似欺世，不似之似，高于形似的原理。西画明末来华，曾鲸（波臣）吸收少量技法，借阴影凸出五官，颇为一般受众称道，因主体是国货。1923年刘海粟向蔡元培建议以西画为中小学美术课教材，有识者如吴研因等先生从保存民族文化特色出发著文批评。大批留学生归国执教于高校，包括在学术上持院体写实观念的人亦在此点上与倡导自我表现的刘先生共识。八十多年的实践，国人经二千余年积

淀而成的写意美学观逐渐失去地盘，似乎没有长处可以批判地吸收继承。如马克思言：泼洗澡水连孩子也倒掉。建国初，契斯嘉科夫体系从“老大哥”故乡南下，内容政治化，技术院体化，被广泛推广。古代及西方多元遗产再三受到批判，我们的眼睛被潜移默化：看一张普通照片是立体物象，古哲写意被视作为“平面”。形似独秀，宣传效果为古代大师及印象派、象征派等小众化作者们望尘莫及。且不论服务于阶段性政策需要的作品有多少成为举世公认而百代流芳，以及这类佳作在表现人性真实上有多少深度，反映社会生活上有多么宽广，在绘画语言上有多少独创；此类画家受到重视（虽至“文革”又受冲击），地位高于有个性及抒发浪漫主义激情的大家们则是事实。单一的审美主流意识，配合了崇西抑中，对民族绘画雕塑要改造，认为“不科学”的爱国者们，使民族雕塑进不了艺术殿堂，偶有写实民间艺人如“泥人张”之作甚受器重，但不能挽救许多绝技失传；百余年来建成的城市鲜能体现中国民族风格，更少代表民族雕塑传统、以意境征服世界观众的神品。克隆西式马路楼房与政绩挂钩雷厉风行，今天旅游名镇周庄、丽江、乌镇、平遥，起飞稍迟的山西碛口，皆感谢交通不便、无资金拆建，偶然幸存成为亮星。五十年前，此类小城何止两千？

民族雕塑已基本为西方院体与消化不良的仿现代派作品取代，汉唐神韵绝迹。有些重要浮雕一调换视角便削弱了诗情画味，个别作品人物五官亦会扭曲。洛阳白马寺是我国最古老的庙宇，几经兴破，佛像由北京坐火车运来，尚可镇住旧寺，但两侧当代人所作的供养人是时髦的印度明星，宗教古作的静气全丧，反映出躁动的功利跟佛像的冲突，玉砖杂陈。北京硕果仅存的大漆塑像师傅已二十年没有创作机会，中央美术学院具有卓识的李少文教授为此技行将失传而不安，反复呼号，理解乏人，将成绝品，愧对后人！

只有因往日穷久了、打怕了而生出的崇洋意识被大大压缩，包括拴马桩在内的中国艺术才会获得正确评价。不必讳言，民主科学精神西方有历史优势；讲哲学艺术，东方并不亚于西方。中国人跟西方人同样聪明，只要自尊、自重、虚怀若谷，学西方从上游入手，不重复西人下游的末技，不为形式大于思想的好莱坞商业文化所惑，才能不卑不亢，平视各国，前景恢弘。善待遗产不是复古，也复不了古。一千年后也不至于学书法上日本，学诗词去巴黎。

文化很顽强，犹太亡国已久，希伯来文学巅峰之作《圣经》却举世公认，现代希伯来文作家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于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国文明仍健在；但文化又有脆弱的一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会劣胜优败。京戏取代昆曲，卡拉OK歌手及追星族以几何级数扩展，把京剧挤得气喘吁吁，都不靠文学性取胜。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今天亡羊补牢，要从发掘遗产、火速抢救入手。将来打开世界雕塑史大门，全仗西法超过罗丹、摩尔，困难太多。从民间与历史上雕塑力作两路分兵，先继承后发展。莫要用西法改造中国艺术，已提到议事日程。当下重视传统的有识之士渐多，以我微音报吾民可会招得讪笑呢？

我指出这一切，是尊重史实，总结教训，避免重复，但绝不悲观。中华民族历经灾难均会复兴，仁人志士辈出。哪致附庸西法，甘居三四流而沾沾自喜？

世间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能发生的。

生活、艺术、自然、社会，是奇特又平平常常。唯平常心见奇于凡，识凡于奇，莫奇于凡，莫凡于奇。二者相生相克，对立统一。

做到平常心须咀嚼过大悲大欢，血与火的筛选，绚烂之极复归平淡。

平，还含有公平、持平、定准生命乐器基调的大慧。

常，正常，常见，宠辱不惊，不为外惑而多变的相对稳定。可与“不易谓之庸”（《中庸》宋儒程颐开篇的解说）相参证，以去偏见。

中国雕塑，饱含心内未发出来的喜怒哀乐叫“中”；发时适度，无过无不及，命中（音仲）最佳状态叫“和”。符合《中庸》学说。

大道巍然存在，早于一切文字著作，依托于诸多事理之内。巨匠们未必读过经典，佳作总是大道形象化的诠释。

不似之似，变形，是雕刻家跨越一切雏形、过度形，不断扬弃充实，找到潜能沉着痛快的发挥点。必然偶然神会，流凝交合，心与天游。未能改动分毫，乍看不太像，耐得多年久读，愈读愈见其妙。心律呼吸添快，进入“一览众山小”的博大精严，和体味自身渺小的快乐挽手而行。俯瞰旧我，已被摺到山麓。

以形让意，形似是非常必要的前提。无造型基础寻觅诗境，犹如无羽翼而企盼翔舞云上。

意，诗的意境。灵动缥缈，又是具体物象。境，领地，版图。潜藏歧解、多义，但莫要穿凿附会，过于追溯微言大义。

诗境，指寄托内在画意的诗之核。是抒情的、表现的，而非叙事的、议论的。重肺腑倾诉，不在乎句式句法；生于运锤动凿之前，弥漫于作品内外。

作品是一首诗，不依附任何体外因素而消涨，时间对它永持恒温，从未热闹，更不会寂寞。和它一见钟情，没齿难忘。

中国雕塑是壮美的。稽首古雕，历史的沉雾与阳光把我们裹进特定氛围，感受天地长存艺术不朽，我们沧然涕下，一身冷痲子，挤压出细胞里平时不易悟对，又永难远驱，渺小生命短暂，无奈而又必须振作的自觉，品出苦涩中的淡淡甜味。空的空间浩茫无际，偏偏冲不走拜见伟构的幸运感。它睁着慈祥的眼透视世道人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精神熨斗抚平有形无形、可说不可言说的创伤。告知安凡乐生，勤奋劳作，莫虚掷岁华的普通道理，竟使我们如雷贯耳，此时一切庙廊的作品便轻如柳絮浮烟。

古雕塑是素美的：我们与它梦会于大漠，赤日炎炎，热风燎灼肌肤，它就沙一滚，跣身而起，化作椎髻银发长者，巾袍清而不寒，取出袖中一瓶天泉，供我久久牛饮，瓶中水仍旧满满的。心烦冰释，顿时凉润。他将泉水洒向长空，漠上青草离离，碧影铺地，旭日变作皓月，透明的光晶莹。我打了个寒战，长者朗吟《九歌》，让我与草儿们每个器官组织都安顿妥贴，恬静酣畅……醒来但闻牧童短笛，野花香

扑鼻，余音不散。

我见过唐高祖李渊墓前一匹石刻犀牛，高过三米，长超出四米，头微侧昂起，神威俨然，作行走觅食态。其造型阔大奇伟，刀法果敢爽利，整体归纳得博厚渊深，肌肉关节起伏，一波三折，颤动着生机，健壮而不臃肿，唐开国气象使人如对雪峰屏列，怒海扬波，腿部石柱擎天，牢稳不折，头部昂起，凌越千古，冷对星河。其巨腹似藏天机万类，大概项羽见到亦会顿首。它显现的是开放、自信、经济实力强悍，其时技术工具有所更新。活剥苏轼的诗来形容：“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改“笔”为“凿”就恰到好处。在那双眼睛注视下，我顿时似一粒微尘，看不见的光瀑泻下来洗我凡庸。

我也曾见过北魏巨刻观音，慈颜具备慈母的眼，几千次倚门呆望，不见儿归，睫毛若湿，拭之无泪。我行几步再度凝视，目光转为冷峻，记得幼年背诵《归去来辞》错了两个字，老父就是这般看我一眼，让我心怦怦然跳动……移步多次，变动不息。圣者摩顶，师长叮咛，外祖母低吟民谣……望月少女，浅笑婴儿，千卷古书，一架瑶琴……角色转换均在瞬间完成。施我无量，却不求谢谢。梦成于思，夺我魂魄若是，用文字语言述评雕塑很难为力。“一切譬喻皆不完备”的德国谚语，吐我心音……

高级雕塑作品，尤其是佛像，能将人类多种情感，包括对立的悲喜情绪，凝练成几根线条，呈现在造像面部，以不变回应各类鉴赏者。



观音像

你喜，佛似咧口将笑，为你添欢畅；

你悲，佛口微张，充满悲悯，同情你的不幸；

你怒，佛眉略扬，生出嗔意，认同你的感受；

你爱心强烈，或厌弃假丑恶的人和事，或轻信骗子，惶惑悔恨，或愧对良友，曾拒绝净言……佛一一答以慈悲喜舍，让你欣慰……

其实佛平静无表情，情由你生，任你所需而幻化出诸多面孔。像太极拳大家从不主动出击，你一拳打出二百斤重，落到他身，即被轻易弹回，施拳者已受到四百斤重量的重击。

佛在龕中，你来座下，抬头仰望，你已向佛像发出信息。

几秒种后，佛像用你送出的情绪，轻弹回你的思维，“体积”、“重量”倍增。

你再调集联想所得返向雕像，第二次弹回，情绪升级。

如此往来，根据你的胆识、学问、阅历，回答或提问次数愈多，你所获愈丰硕，真乃水涨船高。佛像长于造境，反复为你排难去忧，你与审美对象共同攀升。佛借你力，你借佛力，谁借谁力，宾主易位，一回回互动，后来自己亦不太了然。

佛态如故。

你受无言开示，似诸事与昔无异，实则心态已不尽相同。

佛像艺术成就缓慢提升。自佛教于汉明帝（公元57年—75年在位）时来中国，把印度佛像变成标准国货，真正的中国艺术，费时约八百年。恰逢汉唐两朝气息上升，统治者较喜爱健硕孔武开张的形象，肠胃消化力特强，化外为中，外为中用，体现大民族风神，审美开放多元，故效果良好。佳作能人辈出，较之印度等佛国雕塑，毫不逊色。这段时

光里知识分子投入书法多，画师相对少。雕件由工匠完成，代表作者本身为社会相组成之微小单位，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西方作品不差。

汉人刻石兽，宏大、丰满、沉着，思入风雷气已遒。汇集能量，几能涨破形体，绝无奴颜婢膝。追日夸父，填海精卫，老子大慧，心旷神怡；孔子爱人，理得心安；佛的悲悯，无我无执，天和充塞表情肌肤；墨子止楚攻宋，鲁仲连义不帝秦，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激烈壮怀，轻性命重诺言，赴汤蹈火无悔无忧，惊天动地的胆魄，即民族美德体现无遗。我们还能向先哲索取什么？菲狄亚斯的《掷铁饼者》、米开朗琪罗的《俘虏》、罗丹的《思想者》，挤去几百年机械论暗影，细胞堆积为团块而个人化的产物，确实精美，与中国石刻本无可比性。生硬对照，去说荷马与司马迁谁更高，祝英台、朱丽叶谁更美，没有意义，甚至可笑。但静对久之，你会发现西人作品准确精到，但在大气磅礴、逸韵飞流上，怎能不对我国写意伟作退避三舍而俯首低眉？如李白、杜甫见陶潜，多变多能尽为大朴贯一的人情味征服而拜下风了。

昭陵六骏的每匹马都瘦劲，腿细若韩幹所画，一气领先，但重量体积凌越了以肥硕见称的《地中海》（马约尔作）。以外厚掩饰内巧的后者立即降下几格。虽说单看马氏的刻件有突破乃师罗丹的地方，伟岸英飒，母性的慈祥多思，青春的爆发力充塞其间。《夜》颂扬恢复体力的休息，静谧浑成；《空气》以舞蹈动作象征风的流动轻盈；《被捆的自由》不甘屈从厄运，挣扎力度强，节奏明快，对称轴与质量中心安排具巧思，冷峻齐观，心平气和。



头

(581-907年)

佛像



昭陵六骏石刻

宋代以降，虽有杰作问世，整体气息江河日下，缺乏“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句）的力度，渐趋萧瑟。

元承宋人余绪，山西雕塑中有表现，规模格局弱于宋作。

明代凤阳皇陵石刻尚存开国王朝的庄穆雍容。工匠们陶醉于战胜异族统治的欢悦，朱元璋晚年的残暴尚未现出原形，该制浩气凛烈，壮而不凶。巨碑里皇帝的人子之情，歉对早逝长辈未享大福的不安，九五之尊的张扬，对百姓的威镇比较合拍。

鸦片战争后，国人失去消化外来艺术的强健肠胃，汉唐壮歌让位纤柔细碎，和国势及人的心态相似。仅拴马石小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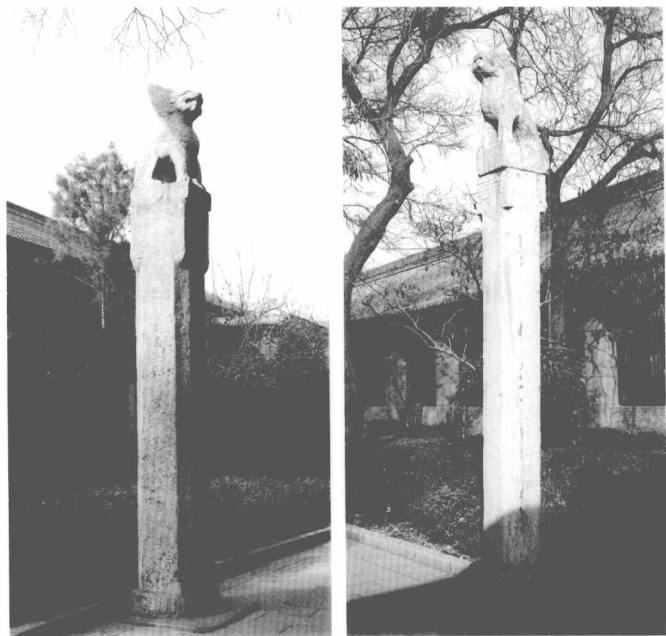
民国艺术轻传统，重西法。拍板者为买办、官僚、富商，报刊如鲁迅所指斥的“以瞒骗为能事”，无科学批评，殖民地意识泛滥，未造就国际拥戴的杰构。

拴马桩石刻

如果说史书上记载过文豪嵇康喜欢打铁的稀见史料，却从未出现过学者文人（更不会有帝王公侯名流巨卿）好刻石人石兽的咄咄怪事。刻石，只能是石匠农民们承包的活儿。难怪官史私史上对匠人们极少涉及，给现代人的研究留下文献不足的后遗症，一时尚难补救。我把拴马桩石刻列入民间艺术史论述的范畴。任何文明古国，还没见过第二个民族在辟邪迎瑞兼拴牛系马这件事上，像中国人这样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在延续数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岁月中，创造出如此大气内充、无法计数，每一个体又绝不雷同的奇迹。

拴马桩平平常常，不夺人视线，仅仅是中国文化大树上的一片小红叶，却已足以雄视后代五百年。

前些年，秦代兵马俑赴国外展出，外国评论家誉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震惊不已。陶俑用模型制作，无意间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大一统的观念。其基础是专制高于普天下生灵，和老百姓喜合厌分的心理不是一回事。皇权必须愚弄黔首，泯灭个性，杀人如草不闻声，钳



华表

制思想，让全民变成驯服工具，以家天下的利益为评定是非的唯一标准。就艺术价值而言，不但低于汉唐优秀作品，其中，人性的含金量远远不及拴马石。仅因古俑年代悠久，举世罕见，人体刻画精确，为世称奇。作为文物鉴赏，其历史与认识的价值会高于拴马石很多。

论及数量，西安美术学院的拴马桩已超过两千件，可谓卧虎藏龙。陕西省澄城县在词人郑欣淼先生支持下建立了第一家专门博物馆，精品很多，别开生面，开拓意义宽博。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告知，他们已购藏达八千余件，林林总总，蔚然壮观。当一种艺术样式不为专家与众人所重视的年月，具备草中拔萃、沙里淘金的超前巨眼，行程数万里，涉水越山，克服经费人力诸多限制，所历艰辛，远非局外客所能想象。是他们提供了实物与敬业热忱，使我如坐古代匠师春风，痛饮天和、泥香，重温淳美民情，助我草成此书。

石刻的出生，便将纯洁的生命气息从胎里带到了人间。反映了我国天人一体，一团活气的传统哲学。重感悟灵逸，混沌，外冷内炽，清雄冲虚而又和光同尘的美学。不同时代的作者，倾注于石头的情感迥异。即或是同一位作者的刻件，也会受时空及石匠本人心理情绪的升降浮沉而大不一样。古代佳作有些残缺，也溢出另一类美感。观赏时会调动今人大脑里库存共鸣因子去补成全“豹”。

古典伟作受到伤残，由当代艺术家修复，后果不良，甚至不伦不类。希腊胜利女神无头杰作，断臂维纳斯宁缺不补，原作高扬浑健遒辣的古风，让残缺突破完整，比大师与非大师效果悬殊的“合作”，妥善得多。一些美术高等学府修复拴马桩，损坏原件品位，渗入浮躁气息，鱼龙一体，彼此排斥，是不明智的行为！

欧洲人对待古代建筑有四种方式：

一、废墟派。创自英国，对古建筑不加修葺，任其倒坍。挂一描绘原貌的古画

或照片，供今人凭吊，是18世纪以来的做法，风行颇久。

二、修旧如旧派。原产法国，19世纪后流行世界，中国亦承袭此派作风，成绩卓著者如山东雕塑家王昭善先生（韩美林蒙师）对灵岩罗汉的修缮做旧，反映良好。

三、法西斯派。简称拆派。墨索里尼查询一片建筑群，除去他个人爱好者或最古者，其余全拆光，盖成丧失个性、流行样式的新房。割断了历史，破坏旅游及审美资源。虽百姓反对，专家呼吁，却独断专行，臭名昭著。

四、新意大利学派。残破处恢复原样，但不做旧，旁边挂一铜牌，注明修缮专家姓名以彰劳绩。让观众知道哪些部位修过，不以假古董乱真，始受某些学者指责，四十年来逐步为大众欢迎。

建筑与雕塑性质不同，生搬硬套，遗憾千秋，不足为训。但辩证地分析，汲取经验教训，可以参考。有利无弊的做法尚在摸索中。

拴马桩生产地主要在渭河两岸，北岸在咸阳、宝鸡、渭南、铜川等地农村存在都较多，尤以渭南市的澄城、合阳、华县、富平存量最大。咸阳的泾阳、旬邑、彬县，宝鸡的岐山、扶风次之。渭河南岸如西安市的临潼亦有分布。其次陕北的黄陵、洛川又次之；山西、山东、河北也有，但产量少，雕刻亦逊于陕西。

唐代君主大吏自炫盛世，宫廷尤多雇用西域少数民族之人。或有卷发黑肤西亚人做仆役，喂来自西亚的名马，驭车，殉葬陶俑有此形象。南宋后此风不再，不想从后来的拴马桩上又反刍出外族人形象来。

拴马桩高约两米，方形，粗约二十至三十厘米。作用不限于拴大家畜：马、牛、骡、驴。还有高而粗的类似石柱，雕工考究，造型壮丽。老百姓将它们命名为望桩、看桩、样桩，近似汉代立于庙前或神道口的华表，显示宅内、墓内主人身份高贵。宅苑、衙门、庙宇、祠堂、桥头石阙左右亦曾见过。学者林通雁所著《陕西民间石雕与泥塑艺术总论》（载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石雕·泥塑》一书）一文，对我个人有说服力，若能找到更多论据则更完善。评论古人未议论过的作品，缺少文献是正常的。望桩等说除了有摆阔气，摆出大模大样，供人瞻仰之意，据学者卫俊秀教授生前赐教：“和主人企图扩大声望有关。养牛的农户多，不及养马大户富，称为‘拴马柱’，而不叫‘拴牛桩’，自会有身份的显示。”当时他阐述不详，已成憾事。将拴马桩看做迎祥纳福，镇宅辟邪，夸耀先人或创业者，不致离题太远。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收藏一桩，正面刻“福自攸归百世昌”，左边刻“常念祖守成不易”，皆吉语，非诗非联，出自民间匠师之手。也有刻上“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据《急就篇》颜师古解释：“敢当，言所当无敌也。”民舍正门，正对桥梁巷口，刻石人或小碑禁压不祥，唐代大历五年（770）已有此石刻（《墨庄漫录》）。西安美术学院一桩刻“大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十七日午时立”，楷体，和现代竣工碑含义相近，当系大户人家所用过。

我在西安曾见到过四根华表，柱高三米多，柱顶所刻动物面如狮虎，长发冲天似山魈，目视远方，神情威严。我怀疑此物是拴马石远祖。因无年号，不敢草率作结论，欢迎指教！

拴马桩上动物数量以狮子为冠军。

狮和人大小比例不一。有人大狮小和大小比例如实者，有人狮形体相等者，狮大人小者偶亦有之。狮头端正者少，微侧及侧面造型者多，为了取得动势，比较好看。

狮子造型多样化，大致和元朝以后的石狮近似，与颇具汉唐气息的人物放在一起不失协调，是无名雕刻家对时代的超越和尊重，共同服从当时地方的思潮，通俗脱俗对立合一。有衙门宫殿门前狮子的威严，不与人同石的单一个体尤其如此：健硕、雄伟、忠诚，仗着主人权势不可一世的奴性，对微贱者震慑、骄纵、揶揄、暗嘲，让智者悲悯，愚者畏惧，孩子们觉得好玩儿，乞丐们仇视又艳羡。

被统治者常常被动接受皇权族权所鼓吹的思想，“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先生警句）深重。他们对权势财富崇拜又蔑视，抗拒又害怕，厌弃更向往。封建专制是中国一切不幸的总根，农民受害最惨烈，却愿意请石匠在拴马桩上刻个小狮子，交与胡人饲养使役，在虚幻的玩赏中得到自我满足。

石匠们为了生存而迎合买方趣味，能手又突破了廊庙狮子形式，变化多端。

西安美术学院有件藏品，把狮子刻成虎与狗的混合体，即犬化的虎，头大身细缩，半仰其面，似观察猜想主人脸色，是石刻中略带讥讽的破例之作，让我们联想空间宽裕。

又如澄城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桩，狮头作球形，眉棱骨凸起，眼遭风雨剥蚀成半闭状，若有所忆，笑口微开，厚重又略现呆滞，质朴无华，前肢如柱，虽立而微现跪意，耐人品味。另有一桩头仅刻狮头，看上去如一方巨印的“印纽”，与桩成整体，在小小空间显示神完意足，浩瀚之力蒸腾，桩上废去鼓枋包袱角等例行装饰，仅打圆孔拴牲口，消除繁冗，以少胜多。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藏一桩，桩只刻一狮，头占全身七分之三，鬃毛朝天直立，呈三角形，如火焰飘闪。腿短而曲，身子扭动，变形为荒诞的真实，破格将现实物象上升到象征效果。雕家激情与玩无敌兽王于掌上的气概交织。

这些狮子多是粗眉凸出，铜铃眼，宽鼻海口，衔着绶带，项圈下挂大铃，一足踏球，一腿支撑体躯，后半身从略。

狮子摇扭，跟人的关系，约略可分为：

驯服如老牛，威风尽失，与家畜无异，安于命运，似逆来顺受。个别形象拟犬化，被蹂躏得无奈、可怜，生气甚少。

反抗精神突出，一心欲掀掉压在背上的胡人而左右挣扎，似暴怒烈马，须发戟张，意态不平。

顽皮如儿童，一片天真，嬉戏恬静，无猥琐、衰疲成分，带玩具色彩。

狮子身上表现出的类型，除奴隶、志士、不觉醒的乐天者外，少数仗势欺人如恶仆奴才，都是世态百图之一。兄弟艺术形式如窗花、壁画、炕画、拴娃石、镇宅石、陶塑、泥塑、玩具等狮子，气度均小于拴马桩所刻，这种桩头狮子基调多属壮美。

关于驭狮人的评说，书中有拙见，为免重复，从略。

秦代以前的玉雕，朴拙浑涵，形少意繁，已极尽写意之能事。

云冈石窟所刻苦行僧，证明早在南北朝时，对外国人形象的把握已相当成熟。胡人造型的出现颇早，青州出土的北朝佛像头部接近罗马人，奇怪的是周围尚未见过类



云冈石窟所刻苦行僧

似塑像，一枝独秀的原因，愧我无力阐释。

我想起唐代石刻佛像底座上的胡人力士像和拴马桩上的胡人十分近似，只需对照不言而喻。小像肌肉发达，力大无穷，负重若轻，看不出什么道气、佛味与仙人风范，只是一名武士。我在解州关帝庙见过明末所铸铁鼎，用于装饰的天王力士，和唐雕有血缘关系，可谓一脉遥承。

中华儿女要珍惜三千年来积累而成的写意艺术观，不要用看相片的目光去审视中国绘画雕塑。

拴马桩上的“胡人”，虽史有所据，但非某一国、某一族形象的实录。难见到这类人出入马厩牛栏的史料，而是先民取材传闻，融入冥想，满足多种需求所创造出来的石

头种族。这种创造是千年来雕塑降调中的一个强音，一个例外的奇特收获！

农家清贫，匠人省工，拒绝刻硬度过高的石材，较多的刻件不耐雨雪风霜侵袭，形象变异或人为残损，伤疤开花，引发观者想象而更得以美化。我们要更加理性地去看待小石头人和狮猴虎鹰，保持清醒的公允。

拴马桩艺出众手，不可能件件都秀出群伦，一件快心养眼的佳刻不是俯拾即得。艺术品重个案，要冷对它，反复研究，仔细与同类作品比较，消除盲目性及以耳代目，方可避免失误，进而方能真正发掘出其内在的价值。

清代学人摸不清国外实况，也不可能听到“五四”狂飙强劲的胎音。朝廷为控制言论大兴文字狱的同时，修《明史》、《四库全书》，还有许多大型文献类书。其工程浩大，然销毁、篡改古籍超过十万册，不够精当，局限明朗。一面似乎尚能统治千秋，同时又乏自信，在不自觉地总结着学术，办理后事。形成“同光中兴”前后，残晖斜照下苍凉的霞绮，提前排练着传统文化行将进入图书馆博物院的挽歌。拴马桩的作者们远离这个大文化圈之外，放下了旧日重荷与六方冷眼的挤压，我行我素，作品没有压抑、纤弱、小巧、变态的暮气，是何等的身手啊！笔者再三依依回首，抚摸吐出不同音色音量的小石头人儿们，狮子猢猻们，听到黄土高原之下岩浆奔啸的回声。华山巍巍，黄河滔滔。21世纪的司马迁，您在哪里？（柯文辉）